

写作范文丛书

当代美文之花

——黄河情思

吴欢章 ■ 主编

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I16

W82

HH

42P

写作范文丛书

当代美文之花

——黄河情思

吴欢章 主编

陈伟娟 编选

黄乐琴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· 上海 ·

序

吴欢章

这本书荟萃了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美文佳作。这里有当代中国作家对于新生活的礼赞，也有对于社会变革的歌吟；这里回荡着对于历史兴衰的心灵悲欢，也洋溢着对于神州大地的款款深情。美的人，美的事，美的自然，美的情思，在这里交织成彩虹一般绚烂的花丛。

美文古已有之，但给它正式定名似乎还是现代中国的事。但自本世纪 20 年代初以来，对“美文”的界说，众论纷纭，注家蜂起，似乎大家都明白了，又似乎大家都不很清楚，迁延及今，仍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，有待辨正。

“文笔漂亮就是美文”。美文固然需要文采的飞扬和词章的瑰丽，但不能说文采词章是美文的唯一要素。美文的“美”首先在于内容。它须有对生活真实的和深刻的感悟，须有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高尚的和美好的情思，这才是浸润读者心田的美的源泉。巴金的《秋夜》和冰心的《小桔灯》，它们首先吸引

读者的乃是那种对于先驱者的敬仰和对于弱小者的爱心，再配以深沉的或清丽的语言文字，这才获得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。可见，美文的奥秘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的和谐统一。还应顺便提及，文笔的美丽是多姿多彩的，雄浑是美，纤工也是美；刚烈是美，柔和也是美；华丽是美，朴素也是美；倘把文笔美的某一形态绝对化了，便会出现以偏概全之弊。

“篇幅短小才是美文”。诚然，区别于一般的散文，篇幅短小是美文的一个标志。但是这里所说的“短小”乃是“精炼”。所谓“精炼”，乃是以少许表多许，以点概面，窥一斑见全豹。美文要特别讲究艺术构思，形体惟求其小，内涵惟求其大，言惟求其少，意惟求其多，这才能把美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。杨朔的《茶花赋》，由一朵小花引伸出祖国的一片大好春光；孙犁的《黄鹂》，由一只小鸟升华出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。它们都像小小的核能却辐射出无限的生活热力。“形式短小=内蕴丰厚”，看来这才是美文的艺术公式。

“美文是写风花雪月的”。写自然美景，表现人们面对自然时的心旷神怡的感受，表现春去秋来、花前月下人们种种心灵的律动，确是美文中常见的景观。不过却不能说，美文是只写风花雪月的“专业户”。美文一如生活，它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。除了风花雪月之外，大凡世界变迁，历史更替，时代风云，人世沉浮，改革浪潮，百姓冷暖，旅迹乡心，亲情友谊，金戈铁马，莺歌燕舞，凌云壮志，儿女柔情，等等，等等，都可以是美文纵横驰骋的疆域。看一看近五十年来当代中国的美文创作，便不难对美文的广袤版图有一个全方位的视野。只有像生活那样缤纷多彩，才可能有美文的花团锦簇。

美文到底是什么？大约就是那种形式比较简炼，内容比较

精粹，而从内容到形式又特别注重美的特质的散文。它是散文中的一支，但又富有独特的艺术个性。这便是目前我们对美文的一点认识。

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改革的转型时期。在改革大潮中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，人们的竞争意识日益加强，生活节奏也日益加快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动，使人们迫切需要不断补充精神营养，而生活节奏的紧张又使人们处于阅读时间局促的状况。这是一个矛盾。我们提供这些美文，就是想让人们能花费不多的阅读时间而吸收一点精神养料，获得一点艺术陶冶和审美愉悦。但愿这些美的篇什能如一股清风，去抚慰那些在改革大道上奔驰的人们，促使他们在美的光照下，按照美的法则改造我们的世界。

1999 年蝉唱时节

写于上海大学

今生今世

以记人为主的记叙散文，所记写的主要对象是人，是人物的活动、思想、面貌、情感、品德等。它多半是抓住人物的几个生活片断，或几个不同的侧面，反映人物的精神面貌，有时也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或者人生中的纵断来写。巴金的《秋夜》、冰心的《小桔灯》、茹志鹃的《惜花人已去》、张洁的《拣麦穗》等，就是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散文。

夫 妻 船

柳 杞

在南海、福建沿海一带海面上，漂游着许许多多“夫妻船”。

这是长不足两丈，宽不过七尺，只有一条桅杆的小渔船，船上装着锅灶、淡水罐、柴米油盐 and 全套的生产生活用具，住着一家人。

挂着一支小帆的“夫妻船”，它们是流浪船。船在海洋上漂流着，无日无夜。船上的一切要服从捕鱼生产，一切生产行动又要服从海潮。它乘着海潮远征大海，又乘着海潮返归港湾。它冒着炊烟，载着歌声和欢笑，在晴明无风的海上，绝妙如画地点缀了风光。美丽的南海之花鼓浪屿，假如有十分姿色，三分姿色应分给这些朵朵白帆。

小小的“夫妻船”，像是一只不知疲倦的海鸥。它踏过多少惊涛骇浪，度过多少风风雨雨的白天黑夜啊。在风雨连宵的海面上，妻子在船内生孩子了。船舱是那样低矮狭小，身長六尺

以上的汉子，只能蜷曲着睡觉，可是这是个家庭，又是个产室啊。在这个水上家庭里，第一个孩子长大了，第二个孩子可帮助摇橹了，第三个还未长大，只管玩耍的孩子，只宜老牛般地图条绳子拴在船头。为什么要拴住他？母亲用伤痛的回忆回答说：有一回，在丰收的季节里，全家人只顾捞鱼，猛回头，孩子已滚落大海，霎眼时间，孩子已无影无踪了。

漂啊，漂啊，他们世世代代，子子孙孙，生生死死，都在海洋上。在渔汛旺盛季节，他们唱：“三更穷，四更富，五更造大屋”。可是在旧社会，他们受着层层剥削，他们从没有盖过大屋，陆上也从没有可以兴盖小屋的一寸土，他们没有家乡籍贯，船就是家乡籍贯。

儿女在船上生，又在船上长大了。长大起来的姑娘，按照“夫妻船”特有的习俗，用鲜红的彩布在发上扎了个红箍，出嫁了，这个红箍就解下了。长大了的儿子该结婚了，父母就将多年积下的钱，换来一条船，老船和新船仔细比较过，拣着结结实实的那条，送给婚娶了的儿子，于是，在大海上漂啊，漂啊，又多了一条“夫妻船”。

“夫妻船”漂游着，它不管南北东西，只管那里有没有鱼。它没有家，却到处是家，它们在那里停泊久了，那里也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家了。1956年春就鼓浪屿一处的统计，那里：“住着”七十多户“夫妻船”，小小的夫妻船，漂过了一个朝代又一代朝代，终于在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中，摆脱了鱼仔子鱼霸的层层剥削敲榨，进入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来了。近年来，他们组织起来了，有水派出所和水产局对他们的生活负责了。可是，那个满载而归的大渔场，是在敌占岛屿金门的那边。到那边，要通过海上封锁线。敌方的炮火和巡逻船，时常打死或掳

去他们的伙伴。在敌情威胁下，海上生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应该说，他们现在的生活并不好，可是美好生活的前景却在鼓舞着他们。渔业生产合作社的第一只大船出海了。据说用“夫妻船”生产也将很快成为过去。

漂啊，漂啊，个别的“夫妻船”有时竟漂到东海海面上来，他们看见蚂蚁岛、龙洞、沈家门一带的渔家，生活过得那样好：油漆的床架上还镶着贝壳，播音器一日三次播送着乐曲和消息。东海海面上的生产情况，时常传到南海海面上来。“夫妻船”上的夫妻们，为能和和平平地生产，他们多么希望以任何方式早日解放台湾啊。

（选自《人民日报》1956年8月27日）

秋 夜

巴 金

窗外荷荷地下着雨，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，风从窗缝里吹进来，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。我刚翻到《野草》的最后一页。我抬起头，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。

仍旧是矮小的身材，黑色的长袍，浓浓的眉毛，厚厚的上唇须，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，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。他深深地吸一口烟，向空中喷着烟雾。

他在房里踱着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他抽烟，他看书，他讲话，他俯在他那个简单的书桌上写字，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，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……

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平易近人。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。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。

不管窗外天空漆黑，只要他抬起眼睛，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，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灵，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

可能。不管院子里暴雨如注，只要他一开口，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。他从不教训人，他鼓励你，安慰你，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，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，倘使有绊脚石，他会替你踢开。

他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他还是那么安静，那么恳切，那么热心，那么慈祥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好像从他身上散出来一股一股的热气。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温暖了。

风在震摇窗户，雨在狂流，屋子里灯光黯淡，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目的光。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。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。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，成了一颗鲜红的、透明的、光芒四射的东西。我望着这颗心，我浑身的血都烧起来，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，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望。这不是第一回了。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，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，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，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；其实不仅是我，当时许多年青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，受到鼓舞，找到勇气，得到启发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，跟着他到了窗前。我记起了，多少年来这颗心就一直在燃烧，一直在给人们指路。他走到哪里，他的心就在哪里发光，生热。我知道多少年青人带着创伤向他要求帮助，他细心地治好他们的伤，让他们恢复了精力和勇气，继续走向光明的前途。

“不要离开我们！”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，这是许多人的声音，尤其是许多年青人的声音。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我决不离开你们！”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。我看见他在窗前，向窗外挥一下手，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过多少次的话。

雨住了，风也消逝了。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。夜很静。连他那颗心必剥剥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。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，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，我听见他激动地、带感情地说：

“忘记我。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”。

“难道为了你们，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？”

“难道为了你们，我还有过什么顾虑？”

“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畏怯？在暴力面前低头？”

“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，敢做，敢骂，敢恨，敢爱，敢叫？”

“我所预言的‘将来的光明’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？”

“那么仍然要记住：为了真理，要敢爱，敢恨，敢叫，敢说，敢做，敢追求！”

“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！”

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。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。从四面八方送过来响应的声音。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，愈凝愈厚，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。不知道哪里送来了火，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，愈燃愈亮，于是整个房间，整个夜都亮起来了，就像在白天一样。

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，愈燃愈小，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。它愈燃愈往上升，渐渐地升到了空中，就挂在天空，像一轮初升的红日。

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影，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。

我连忙跑到窗前。我看出来：像初日那样挂在天空里就是

先生的燃烧着的心。我第一眼就只看到一颗心。可是我仰起头仔细再看，先生的慈祥的脸庞不是就在那儿？他笑得多么快乐！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！

我笑了，我也衷心愉快地笑了。

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，而且也永不会死！

我回到写字桌前，把《野草》盖上，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明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。

……

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《野草》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。

窗外还有雨声，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，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。

可是在先生的书上，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着的心。

（选自《文艺月报》1956年第10期）

秋风起的时候

——河内书简

袁 鹰

最初的秋风是用悄悄的脚步来到河内的。如果不是越南朋友用他们的敏感的眼睛指点我们，我们竟几乎丝毫没有察觉季节已经在暗中替换。

秋风第一个使街头的妇女的旗袍变了颜色。整整一夏天，他们的紧身曳地的长旗袍，不是白色的，就是淡黄和淡绿的。当女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疾驰过林荫道，曾使我不止一次地联想起敦煌壁画上的飞天，不止一次地想到“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霓裳羽衣舞”这两句诗；可是，像是谁在夜间发一声号令似的，倏然间，都变成鲜艳的青莲色，这颜色本身，似乎便给街头平添了几分秋意。

但是，我现在要告诉你的，还不是这种青莲色的旗袍，而是那个美丽的、充满了诗意的“贡”。

“贡”是按越南话音译的。我实在想不出恰切的译名，我也从没有见过尝过。这是一种食物，是一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糯米——越南人诗意地称之为“姑娘稻”的。

那天在越南文艺协会，同越南朋友谈了一会，人们端来一只只小碟子，每个碟子的底下垫着一小片荷叶，上面又盖一片。揭起荷叶一看，却是一碟糯米。糯米的颜色，不是白的，而是绿的。就像一盘碎的翡翠，半透明，浮着一层淡绿。其实，说它像翡翠，也还不恰当，因为到了嘴里，它却是又香又糯的。

这就是“贡”。

说起“贡”，越南朋友谁都会眉飞色舞，一往情深，就像向你介绍她（他）的爱人。

初秋的夜晚，农家的灯火一盏盏地亮了，响起了舂米的歌声，这是姑娘们在做“贡”了。小伙子们寻声而来，带来了槟榔，带来了红柿子，也带来了上下跳动的心。情侣们一面唱歌，一面舂米。“贡”做成了，心事也交换了，小伙子们兴高采烈地回家，姑娘们把一盏盏灯轻轻地吹熄。

有时候，姑娘的态度还不明确，小伙子就生气地唱：

你要是变了心，

柿子就要变烂，

“贡”就要变坏了！

住在城市里的人呢，一看到街头出现挑着“贡”卖的妇女（挑着“贡”的扁担，是一种特别的扁担，它们一端弯弯地翘起，像舞者的修长的细臂），就知道是秋天了。秋风一起，人们总想着吃“贡”。

战火爆发后，在越北平原，在出“贡”著名的红河三角洲，法国殖民者像吸血鬼似地搜尽了农民最后一粒米粒，小伙子

和姑娘们有的到根据地去,有的参加游击队,春米的歌声息了,跳动的灯火熄了,大片大片的田园都被烧成焦土了。

于是,“贡”就成为人们梦里的记忆。

怀念“贡”的,不仅是年青人,也有那些每年一到秋天就想着吃“贡”的人。他们住在荒山深谷,对着遮天的大树,一到秋风起,是什么首先引起他们对家乡、对河内的怀念呢?常常的,是“贡”。想到家乡、想到河内,就想到“贡”;想到“贡”,就更加怀念家乡,怀念河内,更加热爱自己的遭灾难的乡土,更加憎恨野兽般的法国殖民者。

一直到和平恢复以后,人们才又尝到“贡”。

越南朋友向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,充满了眷恋乡土的深情。这种深情感染了我们,也就不知不觉多吃了一些,还把那一小片荷叶带了回来。

(选自《解放日报》1956年11月11日)